論語訓詁解 一二

ロ仁12
1666
1

論語訓詁解序

蓋夫子之好古者也云必稱堯
舜好古者也云必稱爲古詩書
六經雖存乎今者猶爲與
詩書之學可以觀焉從秦漢
以上訓詁雖多亦殺及後
世字學盛出而漢儒曰諸家淺

ロ仁 12
1.666
1

六經者但以之言為微言此古
言孔慶夫子殊微古言之以說
文辞字為考之未知言可也然
然後出孔壁古若皆原科斗字伏生
不言又此古文之為寥寥乎
所述之文以隸字為翻之於是古
典安得無紕繆某若法語亦古

典當先治者故後世經之者為
毛為鄭訓亦遠矣漢
諸儒各深其業翻孫或不通
於理學者求之於傳注者亦
隨執見而生之意施安不能
精之於本訓故者於夫訓者業
說文之寡也訓者不古之也又

代有古今文也路不得訓詁
學可讀於孔子思孟子之書之
言通然後其訓詁未嘗古人
不以為非説也由百世之後讀百
世之書豈不悖哉指古法訓詁為
非程朱之說世豈有若是之患
不揮本語隨義解法為與諸古説
法而雅与從文而有者彝出
孫某述之以發明嗚呼學者未
熟此編之儒者讀之可因以後之
讀者考覈以正其說 謹序
可也
天明戊申冬十二月

美濃　江馬元恭撰

論語訓詁解卷一

美濃　江馬元恭學

按說文曰、論者議也、語者論也、又相應答也、釋名曰、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蓋記孔子平日與諸弟子議論應答之言也、故稱爲論語、

文心彫龍曰、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皇侃義疏曰、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

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物茂卿曰、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諸說未切當、程氏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此說本柳宗元也、千百年眼目、論語出閔子門人手、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閔子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茂卿曰、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談經曰、按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後夫子没而篇内記其平日之語、則知是書成之日、距夫子遠矣、然亦七十子手錄、後人述之、諸說未知孰是、

學而第一

每篇採摘章首之二字以爲小目、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章謂大學之教、以漸而成也、凡稱學者皆入學校而學道之謂也、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註云、可謂年二十成人之時也、言凡從年二十之時、入學校而修習、所以可爲悅也、說悅本作兌、禮記引書說命皆作兌、兌卦傳兌爲口、老子、塞其兌、據此觀之、則說有喜而語之意也、朋、說文古作鳳、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借爲朋黨、言弟子自遠方來進三千、與我同學、講習相資、所以可爲說也、慍蘊菀鬱怨古皆通用、詩曰、我心蘊結、又曰、我不見兮、我心菀結、楊子法言曰、蘊積也、心所鬱積也、荀子曰、富有天下而無怨財、註怨讀爲蘊、家語、作無宛畜、孟子、內無怨女、義皆同、言不爲人所知、而我不鬱結、所以爲君子也、學記曰、古之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家語曰、君子
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是成其親
爲君而爲其子也、
馬融曰、子乃男子之通稱、按後漢書、有故掖庭
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又曰、孔融魯國男
子、明日使當拂衣而去、可見稱男子、非必男女
之男、蓋無官爵者之通稱、曰子者、記者之辭、曰
夫子者、自弟子呼之辭、或單呼爲子者、亦即指
孔子、不關通于他、然亦非尊稱之辭、皇侃爲子
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爲子非也、物茂卿曰、子男
子美稱、亦爲大夫之稱、此說出於鄭玄儀禮註、
按鄭玄據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之語、即
以子爲五等爵之子、又曰、人無不有父者、不德
爲不肖、爲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爲大夫、亦
爲肖其父也、宇鼎曰、孔子子姓、孔則氏也、族也、
混姓與氏族、秦漢以後之事爾、諸說未允當、
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
廢業、所以爲悅懌、邢疏引王制云、春夏學詩樂、
秋冬學書禮、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讀書、茂卿引之、朱熹曰、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諸
說皆非、何晏謂慍怒也、亦非、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章乃仁之訓也、其爲人之人、與爲仁之仁相照、
爾雅曰、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弟、犯、說文侵也、鮮、
爾雅、罕也、寡也、本者、本末之本、言爲人之道、以事
親從兄而爲本也、知所以事親從兄、則知所以事
君也、知所以事君、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大
學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君子以孝弟
爲本、而務行之、則爲人之道自生、是以孝弟也者、
爲仁之本也、儀禮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
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中庸、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仁也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偏旁作二、二古上字、見正字通、人能知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則出於萬人之上、所謂仁也、仁之德莫尚焉、據此觀之、仁者爲人道之總稱、孝弟忠信禮義恭敬、皆存於仁中矣、

朱熹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物茂卿曰、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二說皆臆斷而已、茂卿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茂卿每取其意之所應、動輒云、從某至某古言、從某至某孔子釋之、無所徵諸古、則是一人私言也、豈足信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見尚書、巧者、拙之反、令、爾雅、善也、令人令聞令望皆同、言辭顏色務致飾於外、欲令人說之也、如此之人、有孝弟忠順之行、立、能知爲人之道者寡矣、皇侃本仁上有有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言、吾生平戒愼、於一日中、每以此三者、省吾身有過否也、爲他人謀事、而不盡中心乎、與朋友交言而不爲信乎、習、重也、易習坎重險也、老子、習

常、又作襲常、襲習通、重也、大禹謨、卜不習吉、是也、言人以事卽我詢謀以枚卜、我卜不重吉而苟且傳之乎、此句係于謀而忠與言而信之二事、皇本交下有言字、以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之語而考之、則其脫可知矣、

忠說文、從心中聲、按又與中衷通、國語曰、考中度衷忠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信說文、徐鍇曰、於文、人言爲信、言而不信、非爲人也、子路篇、子曰、言必信、穀梁傳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據言思忠言忠信、與人交言而有信等之語、以考之、則忠信二字係于言語、忠者言出於心中、信者、與人交言而不爽之義也、

藤維楨曰、三省如三復三令之數、丁寧反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爲三次之義、在句尾者、爲數目之義、按三省下有三件、則極指此三事而言、三讓之三指三人、宜照察焉、不可必作再重之義也、何晏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豈有省素不講習者而傳之之

理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中庸曰、道自道也、楊子法言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又曰、夫道以導之、釋名曰、道導也、所以道導萬物也、詩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謂不可使閨門之言而通導之也、千乘之國者、大國也、采地方百里者、出千乘、是先王班爵之制也、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是也、蓋夫子之爲政、以先王之制而謂之爾、周衰已來、先王之制日壞、知屠戮可以辟地、而不知仁義可以服民、當是時、雖魯之小、猶方百里者五矣、況秦楚務攻伐、日以致其大者乎、所謂千乘之國、攝乎秦楚大國之間者、可知矣、敬事者、擧事必敬肅、言必有信也、敬說文、肅也、書洪範、敬爲肅、子曰、貌思恭、事思敬、然則於貌肅供恭也、於事肅敬也、節用者、省節財用、不妄費也、時者、敬授人時也、敬記天時以授人時、時不順則物不成、左傳曰、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言若

當路、則通導千乘之國、必先以此三者、然後可以興學矣、

皇侃本道作導、包咸曰、道、治也、朱熹、維楨因之、非確詁、物茂卿曰道如道宋衞之間之道、謂使治道路也、蓋以爲天子巡狩、小國苦供億也、按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歳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

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衞少而徵求寡也、夫天子巡狩、各受其惠也、小國何苦供億之有、朱熹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茂卿曰、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二說取諸臆、非確詁、宇鼎曰、人謂官人、朱子、因包氏不別民與人、非也、自天子以至庶人通稱爲人也、豈止官人邪、包咸曰、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亦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者、指爲人之弟、爲人之子者也、言、弟子出入

事親從兄也、謹、說文愼也、信解見上、汎通作泛氾、水延漫也、親仁者、謂篤親於家、與仁於民也、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太甲曰、嗚呼唯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秦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檀弓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宇冉曰、餘力是行之餘何得以暇日、解文者、謂先王遺文詩書之類也、

子貢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易音異）

賢與礥通、通雅、踁踁、誙誙、脛脛、硻硻、猶硜硜、履按、大玄經、礥礥即硜硜、易、難之對、乃和易樂易平易輕易之易、色、說文顏氣也、與下章色難意正同、言面有愉色而為順難、內則、柔色以溫之、曲禮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是也、言碌碌如愚、非和易我顏氣而柔順、則事君事父母交朋友之道、皆不可也、致者、說文送詣也、增韻極也、交言猶交驩也、大學之教在此三者、故云如此之人、雖不能夙夜黽強、吾必謂之既學之人也、

孔安國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朱熹曰、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邢疏曰、上
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也、易改也、色
女人也、物茂卿曰、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
諸說淺俗與下文語意不通串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論於學校所以教育人之法也、重者、嚴重也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學記曰、君子知至學
之難易、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
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
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又曰、凡學之道嚴重爲難、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曰、入學鼓篋、
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以上句考之、則學
上恐脫不字、荀子曰、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
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又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
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又曰、聖人者、
道之極也、故學者所志、固學將爲聖人也、又曰、學
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於至足、曷謂至
足、曰聖也、大戴禮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

焉、謂之主、主者、猶主司城貞子家、主顏讎由家之
主、唯客之而已、說文、同志爲友、學記曰、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固陋而寡聞、不
如者、與吾與女弗如之弗如、同、不及之謂也、過者、
過不及之過、於治國脩身而不得中庸之謂也、非
失誤之謂也、於述而篇詳說之、古者學士比年
入大學、而日長其材、其爲師、擊鼓警衆、學者既至、
而不勤其業、師乃以夏楚二物笞撻、所謂扑作敎
刑是也、其爲師也、不嚴重而收其威、則不能教育
學士也、主忠信之家、然後可以學禮、與不如已者

無其論其道也、而行有不得中庸之事、則當速改
也、書所謂改過不吝是也、顏淵好學不貳過、古之
學者可以見矣、

孔安國曰、固蔽也、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
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熹曰、重厚重、輕乎外
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
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
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二說不得固
之解也、物茂卿曰、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他諸大
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

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説也、如此説則語脈不倫不通甚矣又曰、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維楨曰、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切要之言也、毛奇齡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亦皆語脈不倫不可取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之訓、追遠者祭之訓、孔安國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是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註徼者歸也、死必歸土、言物盡處、厚猶大、言不忽略喪祭則雖民死其德之盡厚大也、

孔安國曰、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諸註據之非、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政者正也釋名政正也政者不翅國政秉柄於其事皆謂之政禮大射禮爲政請射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是也五之字皆指儒政也求者猶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之求乃謂勉學而求之也温温和猶寒煖相適也良說文善也周禮精作爲功則曰良恭說文肅也解見上儉說文約也左傳儉德之共也讓謙遜也賈子新書曰欣熏可安謂之熅安柔不苛謂之良廣較自斂謂之儉厚人自薄謂之讓子禽以爲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儒政夫子勉學而求之歟抑天與生知之聖歟子貢曰夫子備温良恭儉讓之仁德而得之夫子所以勉學求之者與人之勉學求之者異也其諸助語之乎之意

鄭玄曰陳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耶諸註因之非也按孔子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東西無所適遇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何以所至得與聞其國政哉若求於時君而得之所謂不由其道而往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二其字、與父字相應、諸註爲指子而言者非也、父在觀其志言父今在、則觀其生平之志如何以事之也、父既沒、則觀其存時如何以慕之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所謂諒闇三年不言是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佗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邢疏、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諸註據之皆非、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按、禮之之字、倒用法、與戰國策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又曰、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史記傳天下若斯之難其例同、藤維楨曰、用以也、禮記作禮之以和爲貴、是也、和者、齊和調和之和、有所不行四字、皇疏邢疏、皆屬上、是也、朱熹以屬下者非也、言先王之道、用和爲美、小事大事、冠昏朝聘喪祭射御雖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離、知和和之、以禮節之、則何不行之有、

禮、釋名曰、禮體也、得其事體也、禮器曰、禮也者猶
體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
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喪服四制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
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謂所以不失親疏之序也、近、說文附也、復、說
文往來也、爾雅、反也、言雖言有信、不附義而行、則
其言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是以不可反復也、
管子曰、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
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
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
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言貌雖恭、不附禮而行
之、則失其恭、故有近耻辱、禮記曰、恭而不中禮、謂
之給、茂卿以因爲姻、姻古字通者是也、爾雅曰、壻
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
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別子爲祖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

者也、繼別爲宗者、謂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者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者、謂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者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大傳又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管子曰、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自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言其於族黨而不失親疏之序、尊祖敬宗、而姻不失其親、亦可尊宗也、皇本宗下有敬字、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恊諸義而禮、祭義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釋名曰、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使各恊其宜、是其義也巳、

朱熹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非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

失其親、亦可宗敬、朱熹曰、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
矣、諸說未得其解、茂卿據鄭註、以姻爲外親、言
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爲人能親外族、而
本親不離、茂卿以因爲姻、是也、以姻爲外親者、
至宗之字而窮矣、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
婚、然則姻爲內親明矣、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
不失其親、此三者、引古言而有子釋之、乃其私
言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物茂卿曰、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是也、敏、說文、
疾也、釋名曰、敏閔也、進叙無否滯之言也、故汝潁
言、敏曰閔也、敏速於行事而無懈惰也、與欲訥於
言而敏於行之章、語意正相發、有道之有、猶書所
謂有官有周有政有方之有、大戴禮曰、稱有何也、
有見也、乃謂就有道之人而正是非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世本曰、切、說文云、刌也、磋、廣韻云、磨治象牙也、按說文、無磋字、當通作齹、齹者齒不齊之名、葢以器之有齒者磨之使光、朱子謂、磋爲鑢盪、是也、琢者、治玉器加功而成之名、磨治石也、按爾雅云、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象言鵠、又言、瑳玉言雕、又言、琢者、爾雅疏曰、鵠觷剒剫雕、皆物未成而治其璞也、鏤刻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治骨角者、

旣切復磋、治玉石者、旣琢復磨、似無據、郭璞云、骨角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又荀子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葢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非有切磋琢磨之工夫而脩其學、則不能以能之、故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之義也、子貢旣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之義、引詩以實之、是以夫子

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尚往來、告子貢、以貧富動靜不失節、往而知來之理者也、皇侃本及石經、樂下有道字、皇本來者下有也字、

茂卿曰、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此說失本旨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此章乃是知之訓也、王肅曰、但患已之無能知也、家語曰、智者知人、又曰、知莫難於知人、書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是也、皇侃本不知人上有已字、

論語訓詁解巻一終

論語訓詁解巻二

美濃　江馬元恭學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此章論大射之義也、儀禮大射禮曰、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乗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註、司射射人也、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又曰、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

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又曰、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偶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蓋行太射之儀則司馬以德行而觀之、司射各北面揖、譬如北辰不移動而居其所、衆星運轉拱之也、

此章諸註、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與愚見大典、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蔽爾雅微也、疏云、覆障使微也、邪疏曰、古者謂一句爲一言、思無邪者、詩之一言、魯頌駉篇之辭、世本云、凡作詩之人、皆以無邪之思發之而爲詩、故其所美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所刺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雖似好色而不淫、雖似怨誹而不怨、是皆孔子所亟錄也、言雖詩三百篇之多、其所美者、其所刺者、皆以無邪之思發之、是以此一句、唯是使詩三百篇而覆掩其志也、物茂卿曰、司馬遷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亦唯

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此說是也、
池北偶談曰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
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
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
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
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
百篇中之詩、多在孔子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
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
國亦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
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

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
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
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
同、

包咸以蔽爲當、韓愈以蔽爲斷、皆非、包咸曰、歸
於正、皇疏曰、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
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物茂卿曰、邪
如奇衺之衺、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
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駉牝三千之
盛已、宇鼎曰、詩之所言、事物小大、無所不有、易

使人迷、故孔子斷之爾、諸說未得其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解見學而篇、朱熹曰、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皇疏曰、免猶脫也、爲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格假古通用、說文格至也、引導之以德、齊一之以礼、則民固有所恥、服從而至也、按家語、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制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曰、孔子適衞、衞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文氏不能聽獄、

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文氏之聽獄
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
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
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
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
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
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包咸以格爲正非也、茂卿以德爲用有德之人、
亦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
時、註未發者、謂情慾未生、年十五之時、可者、謂年
二十成人之時、蓋孔子自未發之時、已志入于大
學、將以爲君子也、立、說文住也、謂住不行也、謂知
禮而立人之幹也、故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左傳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不惑者、謂好學致知也、
知者不惑、君子達德之一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大戴禮曰、分於道謂
之命、荀子曰、節遇謂之命、莊子曰、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謂之命、言天生萬物、各稟其形、方圓曲直、大小長短、各有其分、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命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知天道而後、知物各率其性、而後脩身以俟命矣、楊子法言曰、聖人耳不順乎非、註曰、惟正之聽、言所聽不逆于物也、矩為方之器、以為法度之喻、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言孝弟之道、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孝弟之道、可謂至仁矣、

何晏曰、立者、有所成立也、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程氏曰、立能自立於斯道也、朱熹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物茂卿曰、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諸說皆不得解矣、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茂卿曰、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知天命也、陋甚矣、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韓愈曰、耳順天也、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亦非、茂卿曰、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為

聖人字冉駁之曰、古之君子、未有老而放縱者、
老而放縱者、乃小人之常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者、謂不背於禮也、僧玄光曰、御者侍也、曲禮曰、御食於君、詩行違曰、設几有緝御、鄭玄之論語解、王充之問孔、其義皆以樊遲御爲侍御、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蓋毎事以禮節之、則無所違逆于親也、

朱熹曰、無違、謂不背於理、茂卿曰、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皆非、僧玄光曰、朱子解御爲爲孔子御車、則一時之問對、爲數日之論議、一坐之考問、爲行路之街談、可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其字與父母相應之字、與德之不條子是之學之之同、指其疾、言孝養父母常憂父母或有罹疾病也、藤維楨曰、父母已老則侍養之日既少、況一旦染病、則雖欲爲孝不可得也、

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

母憂耳、朱熹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皆非、非孝之義、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今之所謂孝者、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雖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養父母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何以異乎、坊記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禮祭義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包註引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包咸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茂卿因之非也、言至於犬馬皆以其食物而養之也、非犬馬能養人之義、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事父母而面有愉色、是爲難、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服、服從君父之事也、饌、說文具食也、周禮註、饌謂具設之也、曾增層通、重也、曾祖曾孫曾巢義同、宇鼎引詩曾是二字爲成辭、是矣、詩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禦、曾是掊克、世本云、曾說

文辭之舒也、曾是者、怪詫之辭、馬融曰、孔子喩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宇鼎曰、吾與回言終日一句、不違如愚一句、以不違爲順聽、是矣、私者私語也、謂非進見之時也、退卽孔子退而默察也、非顏子退、其字指顏淵、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茂卿從之非、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視、說文瞻也、從見示、古與示通用、皇疏爲直視、毛傳爲古示字、不必然也、㠯、左傳能左右之曰㠯、卽左右扶持之義、觀、說文諦視也、又遠視上視曰觀、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由、詩匪由勿語、又人尚乎由行之由同、謂所當繇從者也、察、說文作詧覆也、祭祀必天質明明察也、故從祭、借爲監之義、賈子新書曰、纖微皆審謂之察、安、說文靜也、安定也、廋、廣雅匿也、三其字指人言、近視其所左右之

人、遠觀其所當繇從者、察其所安定、則邪正發於
其面、豈有所匿其情哉、荀子曰、傳曰、不知其子、視
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
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大戴禮曰、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
其大、此之謂視中也、
何晏曰、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由經也、言觀
其所經從也、朱熹曰、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

惡者爲小人、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
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二說皆非也、
茂卿曰、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
此則以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
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也、此說極迂、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此章言古書以訓詁而讀之也、溫、何晏爲尋、是也、
春秋傳尋盟子貢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註尋溫
也、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與燖義通、故訓詁之詁、
漢儒林傳、作訓故、詁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言也、

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知其故乃不惑、中公爲魯故韓嬰爲韓故、皆爲訓故也、言古書深奧非由訓詁、則不可以讀、爲能溫尋古言使今言通知、則可以爲人之摸範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物茂卿曰、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二說未允愜、

子曰、君子不器、

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朱熹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文中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又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又曰、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皇疏曰、君子先有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大戴禮曰、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又曰、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

爲兄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章論君子小人用心之廣狹也、詩云、周邪咸喜、鄭箋周偏也、朱熹曰、周普偏也、易上彖傳、比輔也、下順從也、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取其聯比而居也、蓋君子之用心也溥矣、雖使仁偏於天下、無聯比相輔也、小人之用心也隘矣、雖聯比相輔、無使仁偏於天下之心也、

孔安國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忠信爲周、本諸魯語、阿黨爲比、未知何據、茂卿併爲魯語、疎謬哉、晉語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又曰、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擧義比、也擧以其私黨也、左傳曰、君子謂祁奚於是能擧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擧其偏不爲黨、據此觀之、比非阿黨之謂、明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殆爾雅曰、近也、言學聖人之道、而不考思其跡、則瞢然不知是非、終身無所得、遂不能爲君子矣、徒尋思而不學聖人之道、則近爲小人矣、詩小雅曰、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鄭箋曰、殆近也、世本據大戴禮、以近爲是矣、易其殆庶乎、亦訓殆爲近、

按罔懵瞀無夢古通用、懵然惘然茫然憮然、亦互用、皆謂昏蒙不明、也莊子伯昏瞀人、列子作伯昏無人、詩曰、視天夢夢、又曰、視爾夢夢、義皆同、包咸解、殆爲疲殆、皇侃解罔爲誣罔、茂卿據之非確詁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按楊墨亦儒者、唯同其源而異其端耳、家語政在異端乎、史記、人々異端、後漢書、袁紹客見玄、儒者競設異端、其義皆同、七修類藁曰、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言攻異端非正道者而距之、則其害當自止矣、蓋息邪說距楊墨之謂也、七經孟子已下有矣字、

何晏曰、攻治也、朱註范氏曰、攻專治也、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句尾已字爲不穩、宇鼎曰、物茂卿曰、異端稽諸漢晋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

乃多岐之謂也不通亦甚、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是知之知音知

此章知之訓也、言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是之謂智也、家語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七經孟子、不知爲不知、作不知之爲不知、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干、爾雅求也、祿、說文福也、謂求天之百祿也、詩大雅、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義皆同、尤與訧郵通、說文罪也、書報以庶尤、詩君子無我有尤、義皆同、殆、說文危也、悔、說文恨也、茂卿曰、見見君子之所行、聞聞君子之所言、是也、楊子法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言多聞君子之所言、疑則闕之、多見君子之所行、危則闕之、言行如此而少訧悔、則承天之福祿、自在其中矣、

鄭玄以祿爲祿位、朱熹以祿爲仕者之奉、茂卿曰、學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豈不知世俗干祿之所爲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問君子亦有干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諸說陋甚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問政、孔子以知人而答之、錯交也、雜也、詩獻醻交錯、易八卦相錯、義皆同、言舉正直之人而居於高位、交雜之於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包咸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朱熹曰、錯捨置也、諸衆也、皆非、茂卿據代醉篇、諸爲之乎是也、以積材之道爲喩者非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

敬忠解見上、之字指民、莊說文盛飾也、廣韻嚴也、乃謂容貌端嚴也、慈說文愛上安下之詞、賈子新

書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皇疏曰、
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濳濫、故民不敬不
忠、不相勸奬、故問、言臨民以端嚴、則民敬其事也、
使民能孝於親慈於子、則民皆盡忠於上也、擧用
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競爲勸奬也、七經孟子、勸
上有民字、

物茂卿曰、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孝慈春
風之行也、宇鼎以爲不通、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君陳篇、王若曰、君陳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乎說文作兮、于、說文作亏、爾雅曰也、石經乎
作于、老子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體相近、于轉訛
恐作乎、施、說文旗皃、徐曰、旗之逶迤、借以爲附麗
纏繞之義、詩、施于孫子、施于條枚、施于中谷、施于
中林、左傳施及莊公、義皆同、言或謂孔子曰、子奚
不居官而爲國政乎、夫子引書答之曰、親父母、善
兄弟者、逶迤纏繞及諸有政、則邦國自正、然則是
亦爲仁政於家也、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

毛奇齡曰、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

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此說非也、包咸以施爲行、非確詁、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咸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軏說文大車轅端持衡者、六書故、轅端橫木卽衡也、軏孫愐曰、轅端曲木也、言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是爲譬無信之人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又一代爲一世、又父子相代爲一世、夫王者之治國也、無物而不在禮矣、何國無禮、何世無禮、是以雖百世之遠、唯禮而已、是以後來不知者、惟其所損益隨世不相同而已矣、故禮記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漢書董仲舒引此章曰、王者有改制

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
繼之揉、當此用也、物茂卿曰、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
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已、且其意謂聖人損
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安之、而不知一代禮樂維持
數百年之後、此解極善矣、皇疏曰、從今以後、假令
或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
皇本百世下有亦字、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毛奇齡曰、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
故又曰其鬼、諂、說文作讇、省作諂、諛也、言非祖考
而祭之、諂諛也、樂記曰、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
讓、義也、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
饗義、魯無義、見義而祭之、非祖考則屢斷而不祭
則不爲無勇也、不爲下不可斷句、
見義不爲、諸註未得其解、茂卿曰、此孔子有所
譏而言之、但未審其爲何人也、未知何據、

論語訓詁解卷二終